

沈
修·著

从前我在

少年时



CONGQIAN WOZAI
SHAONIANSHI

人的一辈子啊，只有几步路重要。这几步路得走好了哇。走对了呢，一辈子都顺。走错了，步步行错，想改都难喽！

——我爹语录

人心不足蛇吞象。总不知足哪还有头吗？咱不图啥别的，就图一家和美，不饿肚子不挨凉！

——我娘语录

沈
修
著

从前我在少年时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前我在少年时/梁沈修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7

ISBN 7 - 105 - 07186 - 9

I. 从...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7569 号

从前我在少年时

著 者 沈 修

策 划 彭新良

责任编辑 刘丽娅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80 × 1230

印 张 6.7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105 - 07186 - 9/I · 1549(汉 498)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99507;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梁沈修：笔名沈修，1934年出生，籍贯河北，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长期从事文化外交工作，曾在驻苏联、罗马尼亚使馆主持文化处工作，副局级参赞。

20世纪80年代起发表中短篇小说、译作及杂文，共约130万字。如中篇小说《夜客》（“收获”1980第2期）、《雨霁飞燕》（“雪莲”1984第2期）、《抉择》（“天山”1981第2期）等七篇；短篇小说《爱与罪》（“珠海”1985第10期）等八篇。译作：电影文学剧本《小维拉》（“世界电影”1988第6期、《娜塔莎的爱情》（“中外电影”1988第6期）、《妇女俱乐部》（“电影选刊”1987第4期）等十篇。

现已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退休。

策 划：彭新良

责任编辑：刘丽娅

封面设计：





江城巨变，小街换颜，岁月无所不能地改变着一切，人员过往更迭聚散交替。潮涨潮落，世事沧桑，时光流逝，盈虚起伏，时间在前进，时代在前进。

唯有大江，依然碧水东流，从无止息。

那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街，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它远不华丽、齐正，甚至有些寒酸，但却令我魂牵梦萦……

自序

趁撤地改市，我坚辞政协主席一职，离休在家侍花逗鸟近两年，却有一个念头明晰、茁壮、强烈起来。在远方，有个小城市拉着我、拽着我、吸引着我，令我义无反顾地做一次心仪已久的远行。

那里不是我的出生地，却是我的故乡；不是我的祖籍，却葬着我的亲人；不是亲属聚居之处，却是我情之所寄、心之所托之地；那里已没有一个足以令我奔之而去的人，却令我期盼多年，必欲往之。

我毅然决然地上了路，谢绝了一切随行、护送、陪伴之人，独自踏上了路程。

现在已是夜晚，我坐在疾驰的列车上，睡意全无，依窗而坐，心在剧烈跳动，充满归心似箭、盼望抵达的急切。窗外，树木、电杆、农舍急速闪过。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如同它们一样在脑海里接连涌现、闪回、替换。尘封了的情怀、存储多年的往事接连打开，一件件清晰起来。那个时代已渐行渐远，但我向往之地却渐行渐近。近乡情更怯，那里熟悉的人们还在吗？那条小街还能寻得到吗？多年不曾祭扫的父母坟墓还残存着吗？熟悉的一切已睽违多年，寻踪该从哪里开始呢？

目 录

自序: 从前我在少年时	(1)
爹	(1)
娘	(16)
“光复”	(42)
少年伙伴们	(61)
解放	(92)
学校	(109)
青春的躁动	(128)
值更	(145)
小街	(168)
上路	(184)
碧水东流	(198)
作者后记	(202)

爹

“人的一辈子啊，只有几步路重要。这几步路得走好了哇，走对了呢，一辈子都顺。走错了，步步错，想改都难喽！”

“错念一时，苦果一世啊！”

“人生多叉路，大海多风波，蛟龙翻腾，猛虎凶恶。”

——我爹语录

1937年9月10日，中秋节的第二天。

早上，喝了一碗高粱米豆粥，吃了三个包子，爹付清了悦来客栈的住宿膳食费用上了路。

秋高气爽，景色怡人。出了海城县长沟镇，一大片金黄干透了的苞米地，看来年景不错。初升的太阳还未晒干金秋清晨草上的露水，爹高兴地脱掉鞋袜，拎在手上，光脚在洒满沁凉露水的草地上趟着，为的是抄个近道，尽快赶到火车站去，也更为了体味一下打赤脚趟草地这个儿时经历的快意。空气里充满了蒿子的微腥和苜蓿蜜一样微甜的味道，令人心神俱爽。

趟过草地是一片桦树林子。爹坐在土埂上擦干脚，穿好鞋袜，准备穿过林子，沿着蜿蜒的林中小路到土石结构的公路上去，忽见几个骑马的汉子疾驰而来，扬起一溜尘土。

“客家，留步！”

“老客，慢走！”

他们喊着。爹环顾左右，并无他人，显然是冲他而来。爹不由停下脚步，惊愕地看着他们。

来人一共五个，农民打扮。他们策马把爹围在中间，为首的一个在马上欠了欠身，声音洪亮地说道：



从前我在少年时

“老客，弟兄们刚刚拉杆子，缺钱，你留下点儿吧！”

爹一下跌坐在地上，全身瘫软，惊慌失措。他明白，这是遇上胡子了。跑外的最怕这个！

“大王，大王，我只是个伙计，没有钱哪！大王！”

为首的那人微微一笑，“你若是没钱，我们不会找你。”

坏了，这是在悦来客栈露了富，被眼线盯上了。看来，是在劫难逃了。

另外几个人也都嚷着：

“快，痛快点！”

“少废话，快拿钱！”

“别找不自在！”

“大王，大王！”爹哀求着，双手把包着换洗衣物的包袱举起来。

那个首领嘿嘿笑着：“不要这个。要你腰上系的那个。”

“快，解下来！”那几个人喝道，五把盒子炮指向了爹的头。

那可是五把快枪啊！五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的手指一动……

爹一身冷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头也晕得厉害。

“快，快！”

“少他妈磨蹭，老子这家伙可不吃素！”

爹不由自主，双手抖动着，机械而迟疑地解着衣扣，刚把外面的褂子解开，一个年轻些的在马上一伏身子便把系在腰上的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拽了过去。一千块袁大头哇，那可不是小数目。爹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

“大王，大王，救命啊！我没法向柜上……交代呀，大王，大王，可怜可怜……”

为首的那个把两个指头塞到嘴里打了一个口哨，五匹坐骑呼啸着绝尘而去，得得的马蹄声渐行渐远，只留下了面如土色，全身软瘫，半卧在一片阔叶树落叶上的无助、无奈的爹。

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吗？他脑中一片空白，傻不愣登地坐了很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半晌，路旁杨树上一群乌鸦的呱噪令他猛醒过来，又回到现实之中。他站起身来，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找到两只踢落的布鞋，挪坐

到路旁的一个土岗上去了。

这是真的！怕，怕，偏偏怕的事就发生了。

怎么办？怎么办？

他的脑子又开始急剧翻动，快速思考着、设想着、假设着、预见着。

回柜上去说：遇上了胡子，遭抢了，搜刮一空了？空口白牙，有何证据？既未挨打，又未负伤，无人在场，没人证明，三个掌柜听了会是什么神情？爹又会是什么眼神？一向妒其地位高，羨其深得掌柜赏识的几个伙计会是什么反映？他们会窃窃私语些什么？人心难测，人言可畏呀！那样，今后怎么相处，怎么共事，怎么度日？柜上又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屈辱、委曲、误解、猜疑会把一个人彻底击倒、粉碎呀！

退赔？爹倒是有点积蓄，自己也可以苦干上几年，把钱赔上，还上，这是可能的。但这样就挽回信任了吗？能照旧复初吗？能堵住别人的嘴，封住别人的口吗？在不被信任的气氛下打工还账，苦熬苦捱，那日子会是多么艰难哪！而最令人汗颜、冷彻全身的将是当坐堂中医的老爹那冷漠、怀疑、责难、抱怨的目光。那剑锋一般的目光直刺心田，久而久之，你还敢抬头直视他的眼睛吗？你在他心中还有地位吗？还能和他说上话、对上话、递上话吗？

那么，就逃避。

躲开能想象的这一切，躲得远远的，图个一时的安适宁静，避开面临的尴尬困厄。不是说，时间是治愈创伤的良药吗？到时候人们忘了、淡了，顾不上。那时再回去说明也不为迟。人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一定会有机会说清楚，一切前嫌都会玉释冰消，苍天会给人这个机会的。经过一段时间，说起当年这档子事来就会如同讲古，人们不过听听而已，不会再有什么谈锋议兴，会很自然地涟漪散尽，冰释雪消，古井死水，平复如初。那时即使让赔、让退，也会来得自然、平衡、不带惩罚性、没有污辱含义，岂不更好？

在那土岗上、杨树下产生的这个念头占了上风，铸就了他一生中的一个大错。孰料人在世上走的每一步都是抹煞不掉、篡改不得的；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曾走过的几百步、几千步、几万步中的一个环节，它联结着整个的链条。倘有一步错了，就得以更大的代价去纠错、去改正，不管绕多大的圈子，

也要回到正确的路上去，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而不能期待别人的遗忘，企盼客观的改变，自欺欺人地抹掉它、隐匿它、不承认它。

确实，人的一生中只有几步是重要的、关键的、决定命运的。爹在那土岗上拿定的主意无疑是他的一个失误，后来，他也情愿或不情愿地认识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但却没有勇气去澄清它、说明它、改正它，从头再来，而是将错就错地苟且了下去，铸就了他的悲剧。

不回柜上，悄悄隐匿一阵子！

可是，下一步怎么走，往哪儿去呢？往哪儿去呢？

爹紧张地思忖着。他想，还是到曾多次去采购山参、鹿茸的江城去吧。自己这半辈子闻惯了煎药熬料、丸散膏丹的味道，除了干药铺这行也没什么别的本事了。江城世一堂的东家、伙计都认识，这几年办参、办鹿茸、办蛤蟆油跟他们打过不少交道，从来没亏待过他们。在这行里找碗饭吃自当不是问题，更何况自己是个行家。药铺作坊里的炒、炙、煨、炮、煮、蒸、炖、淬、焙、榨、炼、熬自己全是行家里手。更甭说自己光靠捏、摸、闻、舔、看、掂、搓，就能识别二百多种药材，分等分级，丝毫不差，万无一失。到哪家药房都得当个“大伙计”。

好在那五个胡子并不下马，也不搜身，对换洗衣服包袱不屑一顾。可那里还装着一瓶刚买的朱砂，穿在里的褂子口袋里还有些许零钱，后腰上还别着一杆翡翠嘴的旱烟袋，那是在天津花十块大洋买的，应该值些银子。胡子里们并不斩尽杀绝，还算仁义，他们只要绑在后腰上的银大洋。可这一点令人犯疑，是悦来客栈使坏水。但回去找客栈是没来由的，自己手中毫无证据，去嚷一通不过就是挨顿揍的结果，下场好不了。

算了，还是奔车站，上往北去的火车，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不要存什么幻想。

这些前后过程、细枝末节，都是事后爹对娘、爹对朋友、爹的自言自语、爹忆起往事痛不欲生的自我宣泄时零零碎碎陈述表达的，是我把它们碎拼零凑、补缀串连在了一起。

可我却是理解不了他的痛心疾首、撕肝裂肺、哀伤悔恨、困厄呻吟。这算

啥呢？一个爷们儿，不就是钱被胡子劫去了，没脸回柜上因而逃得远远地默默地幽居吗？那有啥？值得这样？钱又不是自己吞了，丢了也就丢了，躲到江城这小地方定居又不是什么坏事，照样过日子嘛！当初回柜上又怎么了，还不是当一个伙计，一身药草味儿，挣有限几个钱养活妻儿？

这方面，我实在理解不了他。

爹在镇子上读了几年书，十五岁时告别了自己在农村的娘，背着个小包袱到天津世一堂当学徒。那时候爷爷是坐堂医师，小有名气。由于慕名而来求医的患者挺多，东家很快就同意了招他的儿子进店学徒。但言明头一年不得上前柜，不准进药坊，尽干些装车卸车劈柴担水抹桌子扫地倒痰盂端尿盆之类的活计。可第二年他就破格进了药坊，干上了切碾煮熬剥的活。三年满徒，他带着一双如铁板硬、洗不净的黄手和一身浓烈的药草味荣升到门市大堂掌戥子抓药去了。后来又当上了前柜大堂的头头，人称“大伙计”，薪俸在众伙计们中间最高。二十三岁上回乡去娶我娘的时候，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体面得像个“先生”了。翌年，蒙股东们垂爱和掌柜们信赖，他又干上了置办药材的“外柜”，下宁夏买枸杞，奔山东购银花，跑甘肃办当归，去山西进黄芪，而最多的是到关外置办人参鹿茸蛤蟆油朱砂。凭他的忠诚老实，靠他的精明机灵，他越干越“打腰”（受青睐），伙计们开始叫他“外掌柜”了。

几经辗转，爹来到了江城。世一堂的老熟人们不错，把给伙计们住的“十间房”中的一间给他住下，还言明“租费好说，按市价低一成。”可就是不答应他进店当伙计，一口一个“难办”，“不缺人手”，“高不成低不就，不好屈着你！”，“等机会吧！”

等了半个月，实在不能等了，爹开始“跑活儿”。世一堂、世益堂、世德堂、德益堂、德仁堂爹都跑遍了，但处处都客客气气地告诉他：

“不缺人手！”

“前店后厂都满额了！”

“若有空额真想用你，可这会儿真没有！”

“学徒忒多了，主事都齐了，二掌柜不缺了，作坊里人手够了！”

只有三道码头的“永德堂”没有说死，留了活话，“您是个把式呀，哪儿能



从前我在少年时

不用您呢！明年我们开股东会一准儿商量您这事儿！”

也是个飞吻！

爹袖着手，缩着脖，讪讪地走了。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你呀，还想干药铺这行？没门儿了！”

但他又不肯信服，他实在心有不甘哪！

思忖再三，他彻悟了：敢情各药铺都是串通着的。一家药铺说不用你，大大小小的药铺也都跟着摇头，咋就这么齐心！本来说，“同行是冤家”嘛，怎就没有一家想过“他们不用我用！是个这行的人才嘛，用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况且，“如果他真是昧了天津世一堂的钱，那又不是我们柜上的，关我啥事，与我何干？”

可就是没人这么想。

也真是邪性！

爹也是真的弄不明白。他在疑惑、失落、无奈、惆怅、苦闷的黯然情绪中度过了两个月。这时，北风骤起，冷雨阵阵，枯叶飘零，寒风袭人，冬天就要来了。为解决孤寂和思念，企望同情、慰藉和家的温暖，也考虑到所带来衣物无多，钱已捉襟见肘几近告罄，而更令他忧心的是：江城世一堂一个同乡告诉他：“嫂子叫老爷子送回老家去了！”他下了决心回老家把妻、儿接出来。躺在冰凉的炕上左思右想，他还是决定不声不响地秘密潜回，悄然地接他们出来，不给别人知道，也免得多费口舌，横生事端。

于是，他凄然上了路。没有什么行李，没带任何东西，身上只一件长衫，一个帽盔和一双旧布鞋。

到了家，他不敢进村，躲在村外一个废砖窑里，托一个小姑娘悄悄给我娘报了个信儿，便一家三口如藏如逃地奔向了车站。因为生怕走漏风声，惹上麻烦，不愿被熟人看见，爹带着娘走小路奔了下一个车站。在萧瑟的冷风中，竟走得头冒热气，汗流浹背，气喘吁吁。

把妻、儿接了出来，家倒是完整了，但坐在家徒四壁的冷屋子里无援无助也还是过不下去啊！一个男人，得养活妻小，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呀！爹只好出去揽零活做。刷房、担水、搬家、运货他都干过。后来，一个街坊告诉他：“西

大街东头那家棺材铺的账房先生去世了，东家想再找个人，你识文断字干那个合适，别总卖苦力了。”

账房先生？怎么也是个“先生”啊！管它什么铺店，挣钱养家是真的！

“我去！”爹说。

棺材铺的生意还不错，虽说彩绘厚漆重棺木寿材“出用”（售出）的不多，一般殷实人家都是来提出要求赶工订做，彩绘的图案也各有讲究。但一般的薄板挂漆和薄板白茬却“出用”得挺快，哪天都得“送官（棺）”一二十起。

爹在账房的事却是不多，除了记记“出用”流水，收收“材资”，再记记料进货账、劳工报酬账，也就没啥事可干了。按照老板的意思，他还得管做验材、丈板、划线、熬胶等等工场里的事，好在这些事不经常也不复杂，不难做。

出自一种微妙的心态，爹间时爱到世一堂、世益堂去“坐坐”，跟伙计、熟人唠唠嗑、逗逗笑，有时还展示、夸耀一下自己刚买的新衣、新鞋。

“你们医不好的，送我那儿去，保每人有付板！”他调侃道。

“我那儿生意好，说明你们本事不行啊！”他颇有些冷嘲热讽地说。

世一堂的掌柜们久而久之开始讨厌他，不欢迎他了。

爹却时不时地还要去，用这种不太受人欢迎的造访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露露面，也显得自己并不窘迫，并不颓唐，这样一过就是三四年光景。

后来，他病倒了。低烧不退，手心又热又潮，干咳不止，世一堂的坐堂医确诊他得了癆病。

棺材铺的老板推说有个亲戚从山东来“谋事由儿”，实在没办法，只好叫他接柜上的账房，客气而坚决地把病恹恹的爹打发回了家。

失业赋闲是什么滋味儿？整日无所事事是什么滋味儿？病体又不为自己的自尊争气是什么滋味儿？

只有亲身亲历才会知道。

起初，他捧着两本书：《太上感应篇》和《绘图二十四孝》细读。读到伤心处，竟会潸然泪下，谁知那时那刻他感受到了什么，思绪停在了哪里。

后来，他常常坐在炕沿上，耷拉着一双赤脚，投入地唱起戏文。



从前我在少年时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我好比，笼中鸟我好比，虎离山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他说你，出身微贱，不肯重用
空有志，心不甘，咬断钢牙，忍痛屈从我，呀，呀，呀

唱戏能排解一些郁闷，转移所思所想，这一点似乎启发了娘。她隔三差五地塞给爹一些钱，让他去水门洞子“民众舞台”去看个夜场戏，省得总在家里憋憋闷闷，悲悲戚戚，不得开心怀。“民众舞台”主要演评剧，有时也演梆子，京剧折子甚至二人转，那得看请来的是什么角儿，甚至有时一台戏里有人唱评戏，有人唱梆子，有人还来京剧道白。这一阵儿，在台上的是评剧演员筱香水和“电灯泡”挑大梁演男女主角，挺受欢迎。

爹去看戏也带着我去，但从从不给我买票。我得瞅冷子从后台溜进去。演员忙于化妆，不愿管不是自己的事，况且多是从别的地方聘来的，还以为我们是剧场哪个人的孩子，不便管。所以，尽管我往里溜时心跳得厉害，却从来顺顺当当没人过问。只有一次我被一个“大花脸”截住了，吓得我够呛，可他只是让我去给他买盒烟。吓唬我也只是“你若拿钱跑了，不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的成功当然也不能由我独享，我的小伙伴们也在我的传授下如法炮制，不行此道，个个都获得成功。

有一次，筱香水唱《新苏三起解》，竟然光着脚丫子上台，不穿袜，不穿鞋。楼厢的观众居高临下，他们首先发现，哄然叫起好来。楼下池座正在嗑瓜子喝茶水的观众由于舞台护栏遮挡一时未能发觉，听见叫好声不由纷纷站起，引颈翘望，旋即也加入喝彩。只见男观众打哨跺脚，“劲儿，劲儿”地呼哨。女观众也哧哧地笑着，唧唧称赞着：“多白呀，真白呀！”全场哄然骚动，只有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事。不就是一个演员光着脚丫子么？有啥可大惊小怪的！大街上光着脚丫子的男男女女还少吗？

演员受到场内观众起哄叫好的影响和鼓励，竟然又进了一步，让崇公道捧着苏三光着的脚丫子吹灰、拔刺、揉起脚来。一些亢奋的观众纷纷打口哨，叫好，还有人嚷着：“亲一口，咬一口！”那苏三也迎合观众，把“到来生变犬马当报还”唱成“到来生甘愿陪你睡上一百天！”

散了戏，爹牵着我回家的路上，半是不满半是慨叹地说：“咳！如今苏三起解可以这么演了！”

这还不算什么哩！演《七夕会》时，除了真牵了一头牛上台，在台上吧唧吧唧地屙屎之外，那台词才叫出格呢！什么：

“一年与你就这一天，颠鸾倒凤跟你玩，捏掐抠摸随你便，一夜侍候你二十遍！”

“一个物件半尺长，七月七日硬邦邦”等等。

这些猥亵下流的唱词一句句就像一滴滴水落入滚烫沸腾的油锅一般，起到轰然炸响，热力四溅的效果。叫好声，口哨声不绝于耳，观众似乎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娘此时为给爹治病忙碌着，好在笼子里养了两只田鸡，当摸出一个热乎乎的蛋来，就在蛋的大头凿个大洞，在小头敲个小洞，让爹仰脖喝下去，说滋补作用。此外，好揣上所有的积蓄去求世一堂的老中医，说了不少哀求的话。那些老大夫个个面有难色，说：“就是给你开了药，你也抓不起呀！”到了，只开了些贝母、桔梗、黄芩、黄连、白果、杏仁等便宜的药，让娘拿回来煎服。

爹呢，闲着闷得慌，便出门闲逛胡逛。他就像飘浮在大江岸边的一束稻草，随波逐流，走到哪儿挂留在哪儿，停滞在哪儿。端着一碗浆子（豆浆），擎着一根子（油条），能跟摊主聊上半天：世道不好，从业艰难，物价上涨，原料难购等等都是话题。走到干货摊前，摸摸木耳，闻闻口蘑，问问核桃、榛子时价，瞎扯扯哪儿的货好，哪儿的批价低，反正是没话找话，图个闲唠，打发闲暇时间。遇到带着孩子的熟人，他不但和大人聊上几句，还会蹲下来和孩子瞎扯上点什么。诸如：你爹喜欢你还是你娘喜欢你？谁常给你买零嘴吃？一个减一个是几个？手里有一个又捡一个，怎么是没有了呢？等等等等。有时自然也会遇到些冷脸，好些的是：“俺们忙着呢，您再往前走走！”差些的便不